

和大叔谈恋爱是一种怎样的体验?

(创作声明: 内容包含虚构创作)

不光恋爱, 我和一个大叔结婚了, 可他的女儿和我一般大。

要问什么体验, 肯定是太爽了, 毕竟他女儿就是拐跑我前男友的那个白莲花.....

1、

孟栖梧葬礼当天, 从英国赶回来的孟微微在灵堂众目睽睽下甩了我一巴掌。

「你就是这么照顾我爸的?」孟微微声音尖利得像匕首, 「当初上赶着当我后妈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好怎么弄死他了?」那张脸妆容精致却咄咄逼人。

「我没有。」我眼眶湿润, 佯装示弱。

她恨不得扑过来杀了我，却被人拉住动弹不得，看我的眼神像淬了毒，「不安好心的婊子，别想从我家捞走一分一毫！」

我没有理会她，识大体地撑到仪式结束，强颜欢笑送走一个又一个客人。

对于孟栖梧的死我还没完全适应。

他终于死了。

他居然死了...

五味杂陈的情绪在此刻骤变成风暴，摧枯拉朽席卷我。我崩溃大哭，喃喃自语重复叫着「爸爸」。

葬礼结束后一周，孟栖梧的委托律师兼好友来拜访了我。

孟栖梧把全部财产都留给了我。

「栖梧生前总在担心，没有他你该怎么办.....」他打量了一圈屋子，屋内几乎快没有孟栖梧的生活痕迹，又深深叹了口气「他让我转告你，跟着他这几年你受苦了。」

说完他站起身礼貌颌首说告辞，并表示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他。

送他离开后，我一遍又一遍翻看遗嘱，反复确认这件事的真实性。

我久久没回过神——



孟微微要是知道，多半会杀了我。

第二天早上七点不到，孟微微就找上了门。进门就给了我一巴掌，然后像脱缰的野狗一样向我扑来，抓住我的头发拽着我往墙上撞，歇斯底里道：「狐狸精，我爸的死到底是不是意外？你是不是早就图谋不轨了，不然为什么他一分钱都没留给我？」

我头皮被扯得发麻，尖叫着奋力反抗，终于趁她凑近时掐住她的脖子，再顺势将她推倒在地。

「你这个贱人！」

她起身还想向我扑来时，被她老公死命抱住了。「微微，你冷静点！」

「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？舍不得你旧情人了？啊？心疼了？」孟微微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，疯狗一样逮谁咬谁。

「孟微微，你嘴上能不能积点德？」被质问的男人气得脸通红，狠狠反驳也没松手。

「怎么？急了？」孟微微怒极反笑，然后转头看着我质问道：「苏丽丽，我不就抢走你的男人吗？你上赶着当我后妈还抢走了我的一切，犯得着吗？」

此情此景让我在孟栖梧死后第一次体会到了快乐。我望着她一字一句道：「犯、得、着。」

没错，我是孟微微后妈，孟微微老公是我初恋。



2、

陆宿和我的故事源于一场「英雄救美」。

我刚到 H 市最大的酒吧「未来世界」卖酒时，某天晚上被人咸猪手，陆宿帮了我。

他抓住那人不安分的手义正辞严，「几十岁的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很有脸吗？」说完他快速将我从人群中挣了出来挡在身后。

「你他妈谁啊？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。」男人指着他的鼻子咬牙切齿道，「她既然干了这行就得知道这行的规矩。真以为我花个几千上万块就为买她的酒啊！？」

他说得对，我们这行就是典型拿身体换钱。

我很感激陆宿的出手相救，但也怕事情再发展下去他会惹一身骚。于是我扯了扯他的衣角，让他别管我了。

结果他反而紧紧攥住我的手腕，在对方试图逼近时顺手抄起一个酒瓶给人脑袋上砸了过去。

口头的针锋相对彻底发酵成了一场斗殴。

陆宿的室友们也加入了进来，十几个人在酒吧逼仄的卡座间扭打在一起。

酒吧的背景音乐吵得人耳朵疼，破碎的酒瓶玻璃渣到处溅。

最终，群架被酒吧工作人员强行结束。十几个人个个鼻青脸肿，甚至有人见血。

造成的损失原价赔偿，清算后，那群外地人被轰出了酒吧；陆宿他们因为态度良好，老板没多做追究。

而我被老板严重警告，「再有下次，就给我滚蛋！」

3、

为了表示感谢，我请他们在酒吧附近吃宵夜。

免费宵夜让这群人瞬间精神振奋。

虽然赔偿几乎把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都搭了进去，但都个个拍胸脯说这些钱不算什么，让我不用为他们操心。

交谈中，我知道了他们是城东省大的大一学生。并说陆宿为了来我们酒吧存了好久的零花钱，专门为了来找我。

我很震惊。

陆宿不好意思挠着头，红着脸，吞吞吐吐地问我要联系方式。

「我其实喜欢你很久了。」

「去年国庆我喝醉了，是你在照顾我。」

他说他在学校外一个酒吧厕所吐得不可开交，是我将他扶了出来并给了他一杯蜂蜜水，「你那个时候轻拍着我的背，轻声哄



我喝水的时候像在发光，特别好看。」

其他人听到都在起哄说酸死了酸死了，陆宿不敢看我。

我没想到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会让他记这么久。我和他说，那天晚上的他也只是个普通的醉酒的客人。换作其他人也一样。

他却急切解释，「我知道那天的我只是个普通的客人。可就是你对众人都抱有这样不偏不倚的耐心.....我就，我就觉得，你好温柔。」说完他脸又红了，和刚刚一言不合就砸酒瓶的青年判若两人。

或许被他的惦念感动，以及对他帮忙的感激，我在一众起哄声中给了他联系方式。

「不用叫我姐姐，我今年才 19 岁。我叫苏丽丽。」

4、

陆宿追求简单直接但真诚，不到 3 个月我就投降了。

关系确定后，我们和所有热恋时情侣一样，总是想尽一切办法黏在一起。他送我上下班，我陪他上课吃饭。

但我们也会有矛盾。他对我工作环境和穿着诸多挑剔，希望我能换个工作，在一个单纯的环境里上班、生活，做一个真正纯良的人。

我内心多少有些介意，但为了安抚他的情绪，我基本每天白天都在学校陪他上课吃饭。

那天下午我陪陆宿去上一堂公共选修课。他把课本扔给我，打了整堂课的游戏。我全神贯注听完了整堂课，认真地在他书上做笔记。

我珍惜每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。我被迫辍学赚钱养家，能继续读书对我来说是一种奢望。可我从没放弃过这个奢望。

那天的讲课内容是「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，及其与中国古代文学、外国文学的联系与区别」，老师是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、梳着背头的快五十岁的男人。

他侃侃而谈，从他的讲述中，我窥见了知识的浪漫和美好。整堂课我的目光都一直追随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全情投入到知识的世界。

我打死都没有想到我的人生因为这堂课发生疯狂转折。

因为讲台上站的人是孟栖梧，省大文学院教授。

5、

陆宿身高脸俊、阳光开朗，成绩也不差，再加上经常活跃在校园活动中，招蜂引蝶能力不容小觑。

他室友常常和我说打小报告今天谁谁要陆宿联系方式，明天谁谁又告白了.....

太受欢迎以至于我都忍不住开玩笑，「到时候别有情敌找上门来和我示威吧？」

这话说出不到一周，就真的有人来向我示威了，还是直接来酒吧当面刁难。

那人就是孟微微。

她那天妆容精致、盛气凌人，穿着一身我基本不认识但一看就很贵的衣服，和我那身廉价的紧身亮片短裙以及亲妈都不认识的粗糙浓妆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

她坐在卡座跷着二郎腿，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挑衅道：「你现场吹一打我就买断你今晚的销量。」

一看就是个有钱任性的大小姐，她带来的一众小姐妹也很捧场地轻蔑地看着我。

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上哪儿招惹到了这样的上层人士，甚至屈尊降贵跑到这么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找我麻烦。

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没理她自以为是的挑衅，说了声抱歉打算转身就走。却被她带来的小姐妹拽着头发拉了回去。

「装什么装，臭婊子。」

孟微微这种人，天生看不上谁，最擅长冷嘲热讽。我被狼狈拽倒在沙发上时她正冷眼看着我笑得得意。

「苏丽丽是吧？」孟微微像看商品一般上下打量了我一遍，最终不甚满意地摇了摇头，「陆宿这什么眼神啊？也不过如此嘛。」

此话一出，我就什么都懂了。

她是因为陆宿来的。

对于这种欺负到面上的示威，我是不屑一顾且会立马反抗，于是我抬头正视着她道，「你再瞧不上我，陆宿他现在也还是我男朋友。」再一字一顿讽刺道，「你现在来我这儿下手不就是在哪里捞不到什么好吗？」

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她，她当即扇了我一耳光，咬牙切齿道，「你看看你自己配得上他吗？我来这儿是想让你识趣一点罢了。」

我那个时候是真相信陆宿是死心塌地爱我的，所以即便被欺负成这样我也不卑不亢，然后挣开了她们，一巴掌朝孟微微扇了回去。

不甘受辱的她尖叫着将桌上的酒扫落一地，大声嚷嚷我打人了。酒吧震天动地的背景音乐都盖不住她弄出的声响，卡座附近的人几乎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动开始聚集过来看热闹。

这场闹剧是以我一口气喝完 10 瓶啤酒道歉终结，喝到快吐的时候孟微微直接让她那些小姐妹禁锢着我硬灌下去的。

那天晚上我直接喝到急性肠胃炎被送进了急诊吊水。

我和孟微微也因此结怨，事实上，是她单方面见不惯我，恨不得我死。

6、

老板又将我一通骂，但还是给了我三天病假让我每天去医院吊点滴。

这事我没和陆宿说，撒谎说自己有事回老家一趟。他未多怀疑，失落地应了一声哦也没多纠缠。

我从二手书店买了几本感兴趣的书，一个人堪堪熬过了三天。

恢复上班第一天，孟栖梧就找到了我。

当时酒吧还没正式上客，我趁机在吧台摸鱼，津津有味翻着《西西弗斯的神话》。

「丽丽，好像是来找你的。」关系很好的小姐妹带了一个男人过来，西装革履和整个酒吧格格不入。

他望着我笑，瞥了一眼我手里的书，神色带着赞许。

「你喜欢加缪？」他坐我旁边问我。

「也不算喜欢。看一看，多看书总没错。」

「这倒没错。」他笑开了，向我自我介绍道，「你好。鄙人孟栖梧。」



「你好。我们之前有见过吗？」我合上书，小心地放置好。反应冷淡，生怕又招惹上麻烦。

「没有。我今天是来向你赔罪的。」

「赔罪？」

「是关于 3 天前小女来此刁难一事。」

3 天前？

我顺着他提供的思路一想——3 天前刁难我的还能有谁？

「孟微微？」

我重新将他仔细打量了一遍，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苟，剪裁得体的西装每个细枝末节都透露着不凡，行为举止更是和常出入酒吧的混子天上地下。

我不禁疑惑：他怎么就生了个孟微微这样飞扬跋扈的女儿？

「微微她平时被我宠坏了，做出这等事实在抱歉。」他指腹反复摩挲着酒杯杯沿，慢条斯理地同我解释道，「事情实在恶劣，所以我思忖着一定要亲自向苏小姐你道歉，不料这几天你都不在。」

虽然他说话一本正经让我浑身不自在，但不影响他是个好爸爸。

本来释怀的我这一刻突然被嫉妒包围。嫉妒孟微微有一个好出身可以挥霍，也嫉妒她有个事事为她考虑的爸爸。

不像我.....

但转念一想，我嫉妒孟微微这些，她还嫉妒陆宿是我男朋友呢。瞬间就好受很多。

我摆了摆手说，「没事儿，干我们这行的这事儿常发生，我已经习惯了。」我本意是事情过了就过了，不要再多做计较又牵扯出不必要的麻烦。

「经常.....发生吗？」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那双眼睛里好像有类似于疼惜的情绪。

我直接避开了他的目光，「也...也不是经常。」顿了顿，「我是说，赔罪倒不用了。那天晚上她也买断了我的酒。扯平了。」

他一直看了我好久，我被他看得头皮发麻。

过了好久他深深叹了口气，「苏小姐，你不该待在这里。」

孟栖梧走的时候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。

「苏小姐今后若是需要我帮忙的，我一定竭尽所能。」他告诉我，他毕竟是长辈，关照我也是举手之劳。

「比如能帮我弄到《加缪全集》吗？」这话没有任何意义，纯属我嘴贫。

「能。」他眼睛都快笑没了。

我也暂时想不到除此之外的忙，不好拂了他好意，就笑着收下了。

7、

孟微微事件过了快一周，陆宿才主动联系我，说一直在帮一个学妹考前复习，忙到没精力顾及我。

我不疑有他，但心里还是起了个小疙瘩。女人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学妹会成为我和陆宿关系的转折点。

再加上他最近越发挑剔我的工作环境，每天上班前视频时，总用比之前更刻薄的词语来抨击我上班时的穿着和行为。

「丽丽，你真的打算一直这样自甘堕落下去吗？」他一副痛心疾首且愤怒的样子。

这让我很莫名其妙。说我能在淤泥里坚韧生存很了不起的是他，现在说我自甘堕落的也是他。

不到一年，之前的优点全变成见不得人的短处。

上次急性胃炎给我留下了病根，我近来每天胃疼，下班后需要大量休息才能缓过来。身体不适以及情绪不佳，我不再像之前一样天天去学校陪他。

他似乎也在忙着考资格证，也没有专门来找我，甚至日常也不怎么和我联系。

亲密关系突然地降温让我最近老是心绪不宁。

这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
8、

这样的「冷战」持续了将近一个月，最终我主动服软。并在想通当天决定偷偷去学校给他一个惊喜，想着道个歉撒个娇，让这场矛盾赶紧过去。

但事实告诉我，不要盲目制造惊喜。因为大多数惊喜只会收获「惊」，从来没有「喜」。

比如此刻：当我看到陆宿一个人站在校门口左顾右盼，满心欢喜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，却看到他犹豫地接起电话对我撒谎，「我.....我刚下课啊，正准备和老三他们去吃饭呢。」

然后孟微微走出来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他便匆忙干脆地挂了电话。两人相谈甚欢地走远，难过像块横空出现的大石将我撞倒在地，我狼狈不起。

就才一个月不到，陆宿，孟微微，他们竟然已经如此亲密吗？

我怎么从来不知道。

我没有冲上前去当面对峙，正失魂落魄间听到一个犹豫的声音：「苏小姐？」

我转身，看着提着公文包的孟栖梧正站在半米处对我笑，和初见时一样。

碍于盛情难却，我应了孟栖梧共餐的邀约。

我目不转睛看着校门口对面那家西餐厅，耳里充斥嗡嗡的声音，脑内也像起了大雾，混沌不清。像是魔障般，半晌，我听到自己的声音：「我想吃西餐。」

我本可以一走了之。但此刻，我突然想看见一切在明面上摊开的丑陋。

我的回答让孟栖梧略微迟疑，但最终他还是迁就地应了声好，同我走了进去。

餐厅内部设置简洁，视野开阔。

我们刚走进去就看见了陆宿和孟微微。两人坐在进门不远处靠窗位置，不知在说着什么，笑得很开心。

孟栖梧顿住了脚步，平常地叫了一声微微。

「爸？」

「丽丽？」

——两道声音重叠，两张同样惊诧的脸。

随后陆宿又对着孟栖梧讪讪地叫了声孟教授。

孟栖梧居然是省大教授？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模糊片段：孟栖梧在讲台上侃侃而谈，陆宿在我身边打游戏，我在做笔记.....

我愣愣地看着他，嘴巴像是被胶粘住，无法发声。

场面一度像是暂停，每个人都在若有所思地相互打量。

打破沉默的是孟微微。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后转问孟栖梧，「爸，你们怎么在一起？」

「我刚看到苏小姐一个人在校门口。」他像是故意地停顿了一下，瞥了一眼陆宿再笑看着孟微微说：「你之前的事人家没追究，我碰到请她吃顿饭有什么问题吗？」

「追究什么？」陆宿追问道。

「没什么。」孟微微急切打断了这个话题，神色不善地打量我，「谁知道她安的什么心？」

「微微，我平日里可不是这么教你待人的。」孟栖梧声音平稳，却不怒自威。

孟微微没料到自己的爸爸当着外人的面这样训斥自己，烦躁地叫了声爸，便坐了下去没再应声。

陆宿则是走了过来牵着我手说：「丽丽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，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？」

我抬头看着他，发现这个男孩长得真是好看，哪怕是此刻，看着这张脸我好像都不忍责怪他。

「我刚刚打电话了。」

陆宿尴尬地开合了一下嘴唇，「丽丽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」他捧起我的手用与往日无异的深情道，「微微之前考试我帮她复习补课了，现在她考过了特地请客感谢我的。」

坐在桌前的孟微微轻蔑地瞟了我一眼，不屑地哼了一声。看到孟栖梧责备的目光才收敛一点。

我还是选择相信陆宿。

但可能他自己都没察觉，他已经叫这个女生「微微」了。

正值饭点，餐厅进出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在门口多少有些碍事。

「既然如此，」一旁的孟栖梧主动调节氛围，「刚好大家都在，以示感谢，今天这顿饭就我请吧。」说完便转身征求我的意见，「苏小姐，我们过去一起坐吧？」

我看了看忐忑的陆宿，再看了看根本没打算搭理人的孟微微，最终点了点头。陆宿见我不再计较，便殷切地拉着我的手一起走过去。

四人两两相对而坐。

孟栖梧慷慨地张罗着大家点单，孟微微看着和陆宿坐一起的我咬牙切齿，但忌惮着孟栖梧也没再发难；陆宿一直在说笑话哄我，直到我笑了他才松一口气。

饭后，孟栖梧带着孟微微回家，离开前他突然对我说，「苏小姐，《加缪全集》我已经找好了，不过有些作品目前国内没译

本。」

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木讷地回了句，「那...怎么办？」

「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做你翻译。」

我还没琢磨出具体意味来，我和孟栖梧就被陆宿孟微微各自拉走了。

一切看起来很平静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

9、

自那以后，陆宿和我的关系表面上好像和以前一样亲密，但有些东西已经悄悄变质了。这种变质无法挽救，像无药可救的晚期癌症。

反倒是孟栖梧，那天过后他天天来酒吧，风雨无阻。

每天晚上他都坐在吧台点一杯人头马，一到 12 点就准时离开。

他仿佛不是专门来找我的，但他在的每个晚上，我都感觉有一双目光紧紧跟随，孟栖梧从来都不避讳他看我时赤裸裸的眼神。

如果说第一次是带着怜惜的流光，那现在全变成了暗涌的欲望。

孟栖梧对我有非分之想——这让我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暗爽，但也有隐约的忐忑。我像是被猛兽看中的猎物，他蛰伏在暗处，

伺机而动。

孟微微也没消停，她总是有上千万种方法无辜地出现在我和陆宿之间，白莲修为炉火纯青。

我瞧不上她的幼稚行径，因为孟栖梧我始终觉得我牢牢占据上风。

我对陆宿的不作为感到失望，但孟栖梧的殷切却让我有种悖德的隐秘兴奋，我甚至觉得不害怕失去陆宿了。

以上种种互相渗在一起，在我不见天日的生活中搅动，终于酿造成一场狂风骤雨。

某天下班我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，内容只有一张图片：孟微微只露出半张脸的自拍，背后是早已熟睡的陆宿。他裸着上半身，脖颈处布满了暧昧痕迹。

我知道这很狗血，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：孟微微就是这样干脆利落地把陆宿从我身边抢走了。

我甚至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。

凌晨的冷空气好像全部窜进我的心脏，心脏急冻成冰，随便一碰都马上碎成块。虽然不害怕失去，但真正事到临头，被背叛欺骗的滋味还是让我难受。

我如行尸走肉般，打了个车去省大。在省大门口等到天亮，打陆宿手机一直关机。

陆宿和孟微微手牵手出现在我面前时已经中午。这个画面撕碎了我最后一丝希望。

看到我的那刻陆宿做贼心虚般甩掉了孟微微的手，一脸不安地看着我。即便是被甩开，孟微微还是望着我一副得逞了地笑着。

「丽丽，你听我解释。」男人真是个无趣的动物，每次抓包的开场白都没变过。

陆宿冲上前来紧紧抓住我的双手，神色焦急，俊朗的五官都皱了，真不好看。

「解释什么？孟微微请你去宾馆帮她复习功课吗？」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有咄咄逼人的天赋。「我全都知道了。」

陆宿恍惚地放开了我，两只手无力地垂着，像只落水狗耷拉着脑袋。「丽丽，不是那样的。」他声音很低，「就只是上个床而已，丽丽。我对她没感情的。」

一旁的孟微微甚至都不辩解，像看笑话一样看着我俩这场无谓的争论。

「陆宿，你怎么好意思……」我咬唇试图让眼泪收住势，可是它还是像关不上的水龙头，无休无止。

他之前莫名的挑剔和嫌恶，甚至对我大发脾气，一切都找到了缘由。

「丽丽，你相信我。」他又上前握住我的手。「昨天晚上我们喝多了.....」

我伸手扯开了他裹得严实的衣领，质问道，「相信你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，陆宿？」

校门口是个人多眼杂的地方，这场闹剧早已引起来往的人围观，大家议论纷纷，「这不是孟微微和陆宿么？这是什么个状况，小三找上门了？」

「瞎说什么，那才是陆宿的正牌女友。之前老陪他上大课呢。」

.....

议论声纷纷涌来，转化成我无法抵挡的武器，把我打得溃不成军。

「我不相信你了，陆宿。」我甩开了他自顾自地往地铁口走，他想跟上来却被孟微微拉住了。

「陆宿，那是我第一次。」刚刚还笑得得意的孟微微声音里带着哭腔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孟微微还能说出这种话。

我甚至都不知道该说她不要脸还是该赞美她为爱牺牲。

这场出轨捉奸的对峙不到 5 分钟就结束了，我惨淡收场。

10、

陆宿终究是没有追上来，我迷迷糊糊走到了一处无人街角坐着消化这次突变。

天气挺好的，太阳很大，但是我没来由地觉得冷。双臂抱自己再紧都冷。

「苏小姐。」

一辆路虎停在我面前，孟栖梧摇下车窗，他问我，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」

我抬头去看他，强烈的太阳光密集洒下，光线原因我看不太清他的脸。

上车后，我仍在发抖。孟栖梧贴心地打开了供暖。

「苏小姐又来学校看男友？」他眼睛正视前方，没有看我。

「不是了。」我淡淡的回应，气若游丝，「他出轨了。」后面这句话我有刻意成分在。

他头微偏，诧异地瞥了我一眼，不到一秒又若无其事看向正前方，转移话题道，「苏小姐吃饭了吗？我刚下课，正准备去吃饭。不介意的话，一起吃个饭吧。」

「你知道他出轨对象是谁吗？」我却不打算放过这个话题。

「这和我没关系，苏小姐。如果你需要诉说，我可以当听众。」我抬眼看了看这个男人，他正在专注地开着车，嘴角习惯性上扬。他温润尔雅惯了，见谁都是笑脸，对我也一样。

「你一直知道是吧？」

「微微的私事我从不插手。」孟栖梧不做任何隐瞒，或者说不屑隐瞒。

「所以你就放任她去抢别人男朋友？！」我突然情绪爆发，朝他吼了出来。「停车！」我觉得恶心。我恶心孟微微不知廉耻不择手段，更恶心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作为。

孟栖梧理所当然没有停车，他若无其事地开着车，「苏小姐，你冷静点。这种事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觉得是我插手就能避免的吗？」

他不维护孟微微的错，也点明了陆宿也不是什么东西。

「狡辩。」我突然精疲力竭，转头望着窗外不打算说话。

「丽丽，」他突然叫我名字，「要么放下，要么还击。」

我突然听出了他言外之意，一个报复计划的雏形慢慢浮现。

我看向孟栖梧，他还是一如往常般温文尔雅地笑着。

「孟微微不是你女儿吗？」

「人活在世上总要吃点苦头。」

我之前怎么会觉得他是个正人君子呢？

孟栖梧带我去河边一家高档西餐厅。

我在玻璃倒影里看到了头发凌乱妆容残缺的自己，像个小丑。

「我想你应该喜欢吃西餐。」他熟悉餐桌礼仪，有条不紊地做着准备动作，而我连面前放的杯子具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

「丽丽，不用拘谨。我在这里。」他坐在对面笑盈盈地看着我，他仿佛叫我「丽丽」上瘾，能让他发自肺腑地快乐。

我心绪稍微平复，但也不想多说话。西餐厅的陌生环境也让我无所适从。

孟栖梧足够体贴，他会慢条斯理做每一个步骤方便我参考，在切牛排时还按照是什么、为什么、怎么办的逻辑来详解，职业习惯带到了饭桌上。

我看着切牛排的孟栖梧，突然想到我亲生父亲，他爱好酗酒赌博，特长打女人，在我十岁的冬天喝醉酒掉河里淹死了。

「你是个好爸爸。」没来由的，我又想到了孟微微，她那么骄傲，气焰嚣张，轻而易举地抢走了我的男朋友。

他切牛排的动作骤停，表情突然定格，再突然笑开，温和平缓地回答，「丽丽，我并不觉得这是个让人高兴的夸赞。」

我被他笑得打了个冷颤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不敢再多说一句话。

「我是说，我并不是一个好父亲。」他又专注在被切的牛排上，娓娓叙述，「微微一直都在埋怨我。」

我冷哼，觉得他在说狗话，还说得冠冕堂皇。

牛排终于切完了，他又起一块放入口中，慢条斯理、节奏均匀地咀嚼着。

而至于孟微微埋怨什么，他没再说下去。我也没再主动提起话题，一顿在餐具碰触声中有惊无险地结束。

饭后孟栖梧坚持送我回去，决心报复还击的我不多推辞，直接上了他的车。到我宿舍时差不多下午两点半，我向他道谢后便径直下车。

刚关上门，身后便传来一声「丽丽。」

11、

我转身看到陆宿坐在楼前花坛边。他一脸难以置信，一副被人深深背叛的模样。

「丽丽你刚刚去哪儿了？」

我没回答他，径直从他身前走过往楼里去。他快速地抓住了我，「丽丽你不要这样，我可以解释。」

我转头嫌恶地看着他，「解释什么？解释你和孟微微为什么上床？！」我丝毫没顾忌车里的孟栖梧，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情绪上头还是故意。

陆宿被我怼得哑口无言，沉默对峙中，我看着他灰败的表情瞬间有了报复的快感。

直到「砰」的一声打破了沉默，孟栖梧从车上下来走了过来。

「孟.....孟教授？」陆宿像是遭受了晴天霹雳，脸色惨白。

「是真的吗？」孟栖梧仍旧笑着，和蔼温润，简直是为人师表的典范。

陆宿再次低下了头，不敢说话。

孟栖梧盯着陆宿似乎在等他一个答案，然而沉默占据了后面的时间。最终，他将我的手缓缓从陆宿手里抽出来，然后说道，「小陆你先和我回学校吧，放丽丽上去休息。」

我趁机退开了近一米，陆宿似乎震惊孟栖梧对我的称呼转换，看着我还想再说什么，却被孟栖梧打断，「死缠烂打不是君子作风。」然后他悠悠上了车，淡定地将副座车门打开对他说，「况且，我想你有必要和我谈谈微微的事。」

陆宿不甘心地看着我好久，最终还是认命地上了车。

12、

那次之后，陆宿没再来找我，我也不再去学校。

孟微微倒是隔三岔五给我发她和陆宿的亲密照。我对孟微微的挑衅视而不见，觉得她犯不着用这般幼稚行径让人看不起。

孟微微可能还不知道陆宿还对我纠缠不休，还真以为自己收服了这个男人。

孟栖梧仍旧天天来酒吧，坐在吧台喝一杯人头马，12点准时离开。他像个害怕自己小孩不幸入歧途的尽职尽责的爸爸。

我习惯了每天晚上等孟栖梧出现在酒吧。有他在我就安心。虽然我明白他也不是什么彻底的好人。

时间一瞬而过，半年后的一个晚上，我没等来孟栖梧，倒是等来了孟微微，还有她的小姐妹和陆宿。

孟微微肯定不是大发慈悲来照顾我生意，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，我故意避开他们去其他桌上销酒。

却在中途上厕所时就被人捂嘴拖进了一个隔间。我被粗鲁地推倒在逼仄的地上，两三个人欺身而上，箍住我开始动手动脚。我的裙子被人掀起，私密处被摸来摸去。当我试图挣扎反抗，他们就毫不留情对我拳打脚踢。

我的挣扎完全无济于事。酒吧嘈杂，深夜卫生间就没几个清醒的人进出，哪怕是看到也以为是找刺激的。

我第一次感到绝望。

「救命.....救命啊.....」

快要失去希望时，隔间门被人暴力撞开了。

是和我关系好的一个姐妹带着几个工作人员。

我摇摇晃晃站起，她将我扶住。工作人员将欺负我的人拖了出去，免不了一顿暴揍。我嘱咐他们一定要问清是谁指使的。

结果不出意外，孟微微。我没想到她已经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了。

我再也沉不住气走到她们跟前，拿起一杯酒忘她脸上泼去。在她要反击时，直接敲碎酒瓶用破碎尖锐那头对着她，「想死你就扑过来。」

陆宿看不过想做和事佬，被我推倒在地，「知道你女人什么德性吗就来劝和？陆宿，我发现你不仅没担当还还没脑子。」

孟微微和她那些小姐妹多少被我唬住了，众人悻悻落座。

「孟微微，我本来可以报警的。」我抓住她的衣领咬牙切齿道。

但我也也不想马上追究，而是打了电话给孟栖梧希望他能来接我。

凌晨一点，街上不算清冷，酒吧外随处可见喝多了瘫倒在地的和发酒疯的酒鬼。孟栖梧的车就停在酒吧外临时停车位。

看见我出来他便迎了上来，把我送上了车，刚上车他就注意到我蹭破的手，拿出医药箱准备给我清理伤口。

他握住我的手准备给我伤口消毒。却在血流出来时突然停止了动作，我抬眼看到了孟栖梧眼中近乎沸腾的兴奋，然后他牵起我的手送到嘴边，久久地吻我伤口。

湿热的触感从毛孔蔓延全身。这很不对劲，我猛然颤抖，全身发麻。

「丽丽，你好美。」

那双眼睛隐隐有种快要得逞的光芒，我害怕得抽回了手，讷讷地说了声谢谢。

但他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般，恢复那副温文尔雅的样子说了声，「抱歉，我失态了。」

我坐正没再说话。

「丽丽，以后受欺负记得和我说，我总会帮你的。」他语重心长道，仿佛一个担心自己儿女受欺负的爸爸。

我又想到了我那个早死的爸爸，他从来不和我说这种要保护我的话，他从来都是施暴者。

「大叔，你想要什么？」

孟栖梧在旁边无动于衷地看着我，「你知道我想要什么。」

说这句话的孟栖梧又让我想到了候猎的狼。他足够谨慎，绝不轻易地暴露；也足够敏锐，精准地抓住我的弱点来猎取我。

那天的路灯有点晃眼睛，我好像什么都看不清了。

那一刻，我想到了嚣张的孟微微，想到了懦弱的陆宿，本只有雏形的计划瞬间清晰了起来。

「我给你。」孟微微，既然你对我纠缠不休不留活路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

听我答应后，孟栖梧握着方向盘平静地看了我好久，然后笑开，「太晚了。我送你回去。」

13、

孟栖梧彻底负担了我的生活，我也理所当然地受着。

我辞职了，从酒吧提供的四人宿舍，搬进了孟栖梧在市中心的单人公寓。

知道我对读书的渴望，孟栖梧给我带了许多书放在公寓。

他不会天天来，每周固定周四周五晚上来，偶尔带我出去吃饭，偶尔心血来潮会在公寓给我煮面吃。

饭后，他基本就是陪我读书顺便为我答疑解惑。

「你也是这么对孟微微的吗？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给她买她想要的，陪她读书，她遇到不懂的你就教她.....尽职尽责做一个好爸爸。」

孟栖梧坐得笔直，他说，「丽丽，我可以做你的父亲，但不仅如此。」



他却从来不碰我，也从不过夜，我被规避在他的生活之外，在他的圈养下一个人孤独地活着。

但我却没有不满，我甚至觉得，这也算另一种我求之不得的安定。

这个状态持续了快半年，许久不见的孟微微找上了门。

「我之前可真是低估你了。」她这次收敛了气焰，冷哼道。

她熟门熟路地走进了房里，四处打量，偶尔顺手拿起某样东西又放下。「我和陆宿马上就要去英国了。」

「你找我就为了说这个？」我不打算给她什么好态度，哪怕我现在只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情人。

她神色不变地翻着刚拿起的一本书，丝毫没理会我，自顾自说道，「我们一起去英国留学，打算之后就在那边定居了。」

「你和我说这些做什么？」我站在门口没动。

「没什么，炫耀一下。顺便提醒你一下，别以为自己多不得了。这间公寓不知道住进来过多少个像你这样不要脸的女人。」

我看着她那张盛气凌人的脸，双手抱臂不置可否。「说完了吗？慢走不送。」

她再次吃瘪，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直到高跟鞋的声音渐行渐远至完全消失我才关上门。

她孟微微以为我是傻子，却没想到她亲老子都在算计她。

14、

第二年秋天我和孟栖梧结了婚。孟微微歇斯底里的质问从隔着八个时区的英国传了过来，但无济于事。

那天刚好农历十六，圆月银白色的光投进房间铺了满屋，一片皎白。

孟栖梧抱着我侧躺，捧着 my 脸，拇指轻轻摩挲。或许是氛围很好，我突然有些感动，眷恋地蹭了蹭他的手掌。当我轻吻他掌心，他像是被什么灼烫，慌张地收回了手。

过一会儿他又轻抚着我的脸，一脸虔诚，小心翼翼地像是在抚摸什么珍宝。

我身体更贴近了他，他身体的暖让我忍不住轻叹。

「丽丽，你想好了吗？」他捋了捋我凌乱的额发，吻了一下我额头，一双眼睛温柔得像能浸出水。

我羞涩地点了点头，他表情却是不同以往的狠戾和兴奋，阴恻恻地对我说：「丽丽，你知道为了捕到猎物，狼需要多大的耐心吗？」

我突然背脊发凉。

15、

那天晚上孟栖梧差点将我打死。

我记不清他怎么就开始动手了，猝不及防，我反应过来时，已经伤痕累累。

他说他见到我时，就像沙漠终于等来一场雨。雨水清甜纯净，酣畅淋漓下一会儿，又要等个百年。

「丽丽，留在我身边吧。」我额头已经被撞出了伤口，开始向外渗血。他怜惜地吻了吻我，「留在我身边吧，好不好。」像是命令又像是乞求。

可是在下一秒，他又像换了另一张脸谱，凶狠暴戾地打我，用一种极端凶残的方式和我亲密。

在我因疼痛而哭叫的时候，他却更兴奋。

「丽丽，你之后就完完全全属于我了。」他的声音带着开心到极致的颤抖，「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心力，等了多久吗？」他的声音都不自觉变得尖利高亢了。

我求他放过我，他却告诉我，「放过你，那我怎么办啊，丽丽。」

我哭着艰难回头看了看他那里，像是一片臭水横流的沼泽，无法长出任何东西，永远死气沉沉，没有生机。

「为什么.....」为什么毫无反应.....



「为什么？丽丽，为什么还是这样？」他突然开始哭了起来，抱着我发抖。

我疼得快要支撑不下去。

多番折腾仍旧没有效果，孟栖梧恼羞成怒地抓着我头发把我头扭过去正对他脸，「丽丽，你发现了什么？」

我心里一片荒凉，又觉讽刺。

原来一个人可以伪装成这样子，我以为我把所有人都算计进去了，却没想到从始至终我才是被算计那个。

「说！你发现了什么？」

「你不是男人。」孟栖梧根本不能拥有正常夫妻生活。

然后他打我的脸，看见我嘴角流血又亲亲我，软言细语地喊我名字，「我爱你的，丽丽。你不知道我多爱你.....」

我已经毫无力气，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。

那天晚上，疯够了的孟栖梧看着半死不活的我吓到大哭。等我清醒一点，他才去接了热水将帮我将身上擦拭干净。

他一直说着对不起，仿佛刚刚对我做这些事的不是他。

我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没听说任何话。

一切折腾完天都快亮了，孟栖梧上床将我箍得死紧，一个劲说着爱我。我像在听一个笑话。

16、

我以为嫁给孟栖梧是我报复孟微微和陆宿的终点，却没想到是我真正噩梦的起点。

孟栖梧开始换着法儿地折磨我，他兴奋时总是忍不住上手。他喜欢血，每次我都会出血，但每次他都会亲自帮我擦拭干净。

某天晚上我因为伤口发炎，发着低烧。他摸我脸时，我迷迷糊糊地哭着叫了他声爸爸。他兴奋得全身发抖，不管我的伤口将我箍得死紧，声音都在发抖，一遍又一遍说：「丽丽，你继续喊，就这么喊我，丽丽……」

我在他紧窒的怀抱里艰难地发声喊爸爸，他将我越抱越紧，肌肤紧贴，没有缝隙。恨不得把我揉进骨血里。

「难受……」我快要呼吸不过来，他才放开我一些。又惦念着我没吃晚饭，去厨房去给我下了碗面，一口一口喂我吃了。

「孟栖梧，你什么时候让我出去走一走？」我吃了几口看着他心情不错便问道。

他神色一变，稳了稳气息，问我，「丽丽，家里不好吗？」

我偏过头没再看他。看我不打算再理他，他沉默地将碗筷收走，去厨房清洗好后再上床抱住我。



「孟栖梧，你之前要帮我考大学的。」没结婚前，他看我天天钻进书本里，笑着问我是不是想考大学，他可以帮我。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。他说他喜欢我认真看书学习的时候，求知若渴的模样生动又有生命力。

可现在，他却无声将我箍紧，一声又一声地叫我名字。我知道他不打算放过我。

结婚后孟栖梧就把我作为所有物关在了家里。他暴力又自卑。要靠打我来证明他的强势找回自尊，又因为自己生理上不争气自卑到痛哭流涕。

他怕我离开家就不回来，所以他从不让我出门。

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，我尝试过反抗，也尝试过求饶。软硬施尽，我仍旧被禁锢在不到两百平的屋子里。

我甚至尝试自杀，却在一次失败后让他长了心眼。家里没有任何尖利甚至能致命的东西，药更是找不到。孟栖梧甚至专门请了保姆来 24 小时看着我。

我逃无可逃，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发展成这样。

17、

自那晚我叫了他「爸爸」之后，他好像挺享受这个称呼，私下相处我从未叫他老公，都是叫他爸爸。

我和孟栖梧的婚姻生活步入第四个年头，他申请了提前退休，每天陪着我，事无巨细地照顾我，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。真真

正正像个爸爸一样呵护着我。

结婚纪念日那天我专门化了一个妆简单收拾了一番，他做了一桌饭，吃饭时还开了一瓶上好的赤霞珠。

那天晚上氛围很好，我俩仿佛就是平常的恩爱夫妻。或许气氛感染，孟栖梧也放松了警惕没有节制地喝酒。结果喝了半瓶就开始说胡话，「丽丽，我爱你.....」暴虐成性的人脆弱时总是重复着这句话。

我趁机又灌了他几杯，他彻底喝趴了。将喝醉的他拖进房间，确认他不会轻易醒来，我便拿起了钥匙准备逃出去。

我太久没见到外面的世界，觉得呼吸的空气都是甜的。

我沿着小屋外的街道一直走，向人多的地方走。我好像在人来人往中寻到了我缺失的四年生活。

出门太急，我什么都没有拿，除了钥匙。

我在商务区一条户外凳子上坐着，看着人们摩肩接踵，广场上LED屏轮播着一个又一个广告。

我却怅然若失。

街上人慢慢减少，夜越来越深，最后空无一人，偶尔有一两个酒疯子经过。

我突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恐慌，不自觉想到了孟栖梧经常给我做的那份热腾腾的面。我突然很想吃。

我腿上上次被踢打的淤青还没有消，我还记得孟栖梧打我时狰狞的样子。可一晃而过，又是他温声细语为我一遍遍分析知识点、带我读书的模样。

.....

我脑袋被冗杂的记忆片段塞满，胀得我头疼。

天边慢慢泛起鱼肚白，一丝丝微光投在高楼大厦上。

天亮了。

我站了起来，认命地往回走。

18、

我恍惚地走回了家。刚到门口，我就忍不住瑟瑟发抖、呼吸困难。我怕孟栖梧酒醒了，一开门就被他拽进去暴打。

可是从我把钥匙放进钥匙孔，再扭动打开门、关门、直到走进客厅，屋里只有清晰空洞的回响，没有其他任何声音。

看来孟栖梧还没醒。

我打算去卫生间收整一下狼狈的自己。走到门口就看到倒在地上的孟栖梧。他脸色惨白，死不瞑目，以一种畸形的姿势扭曲着。此刻的他，真的像一只死在太阳下的干瘪的青蛙。

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冷汗直冒，颤抖地捂着嘴。伴着兴奋的鸡皮疙瘩，不知不觉间泪流满面。

孟栖梧死了。

上厕所时滑倒在浴室，突发脑溢血。我发现时已经尸僵了。

19、

孟栖梧死后还没过头七，孟微微就来找我撕逼争遗产。

经过一番手撕脚踢后，我最终打了电话给律师让他过来处理。他看着我俩蓬头垢面的样子忍不住皱眉。弄清前因后果后，面无表情道：「栖梧的确未将任何东西留给你，我昨天已经和你说过。」

「你骗我！他是我爸，他怎么可能这么做！？ 」孟微微仍旧不相信这个结果，嚷嚷着一定是在搞鬼。

「事实上，栖梧他不是你爸。」作为知根知底的多年好友，律师也告知了真相。并拿出了孟栖梧生前做的亲子鉴定报告和遗嘱原件。

「栖梧无法生育，他和你母亲离婚正是因为怀了你。」这对孟微微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。我也一样，孟栖梧从没和我说过他这辈子没法生育的事。

「不可能，你骗我！」孟微微已经有些身形不稳，多亏陆宿搀住才能站住。此刻的她就像一个滑稽的笑话，存在都是不合时宜的尴尬。

我突然想通了，为什么孟栖梧最初为了我选择放弃孟微微，甚至利用孟微微。因为像他这样敏感又自尊心强的人，孟微微根

本就是时刻提醒他曾经所遭受的背叛和耻辱的存在。

不给孟微微任何东西是他计较的直白表现。

我坐在沙发上抱臂冷笑，看着脸色惨白的孟微微，我知道，不管我曾经多么痛苦，此刻的我赢了。

我的「爸爸」将他的一切都给了我。

20、

我在收拾孟栖梧书房时发现了 he 写给我的那封信。

卿卿如晤：

自初见你便魂牵梦萦，你多是不记得的。那天你陪着男友来上课，聚精会神听讲，笔记无一漏记。尤其是那双眼睛，像是秋日的湖水，带着一汪宁静，每次抬眸都让我怦然心动。整堂课，你目光一直追随着我，像是我能带你去你想去的每一个远方。

那天阳光正好，恰巧投在你的侧脸。

你仿若身处光中，你是白昼的月亮。

接近你是蓄意为之，筹划了大半年，直到微微告诉我她爱上了你男友。我想这是个机会，我怂恿这个傻姑娘勇敢追爱，甚至为她出谋划策创造机会。

微微来找你麻烦、微微和他开房.....甚至在事情败露时威逼利诱他和微微在一起，一起出国.....

虽不是我全责，却都是我私心使然，不少煽风点火、助纣为虐。

我知你看不起我，尤其是知我身体缺陷后。

但是丽丽，我纵使这般无能，却还是想把你留住。你明明向往远方，我却将你囚禁我身边。

你是属于天空的飞鸟，我知我快留不住你了。我想或许还你自由，你才不至于这么恨我。

丽丽，我的月亮，我的女儿，我放你自由。

落款日期是我们第四个结婚纪念日前一天晚上。

该盐选专栏共 6 章，83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

盐选专栏

我在爱你时生了一场病：6 个让人后背发冷的爱情故事

老关

共 6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00~~

编辑于 02-08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